



重庆地名中的 崖和岩 你读正确了吗？

□李正权

重庆是山城，到处都有“崖”和“岩”，其中叫“岩”的地名全市有12600多个。查词典，“岩”一是指高峻的山崖，如岩壁；二是指构成地壳的石头，如岩石；三是指险要、险峻的地方，如岩险；四是指山中的洞穴，如芦笛岩（在广西）。

重庆地名中“岩”，几乎都指山崖。山崖简称“崖”，读作 yá，旧时读作 ái。“岩”读作 yán，重庆人却读作 ái。既然读作 ái，就与“崖”的旧音相同。按理说，观音岩、曾家岩、虎头岩之类的“岩”，都应写作“崖”，但重庆人对“崖”字不感冒，偏要写作“岩”。只好把“岩”看作是方言，只能按照方言来读。但是，诸如《重庆方言词典》《四川方言词典》之类书中，却没有收录这个“岩”字，没有标明“岩”读作 ái。用普通话向外地人介绍，就只好说观音 yán、曾家 yán、虎头 yán，重庆人听起来就怪眉怪眼的了。

洪崖洞是洪崖下的洞，偏偏又写作了“崖”。按旧音读，就是洪 ái。事实上，老一点的重庆人几乎都把洪崖洞读成“洪 ái 洞”。如今按普通话读作“洪 yá 洞”，背离了重庆方言的本义，消解了方言那种古朴的韵味，听起来也怪眉怪眼的。

事实上，除了洪崖洞这个特例，重庆所有的山崖都被写作山岩，都被读作山 ái，例如鹅公岩、华岩、马家岩、聚贤岩、后丰（峰）岩等。据《元史》和《宋史》记载，彭大雅筑重庆城就有洪崖、千厮、镇西、熏风、太平五座城门。虽然当年重庆人可能把“洪崖”写成“洪岩”，但彭大雅是文人，籍贯为江西，觉得那“岩”字不妥，于是加以订正，把“岩”改为“崖”，把“洪崖”二字写到城门上。有了洪崖门，那山崖和山崖下的“洞”也就只好跟着用“崖”字了，于是就有了洪崖和洪崖洞。字虽然改了，用的还是旧音，依然读作洪 ái。直至重庆成了网红城市，外地人来了，又要推广普通话，洪崖洞才读作“洪 yá 洞”。

还有一个特例是红岩村，位于虎头岩下。虽然虎头岩也是山崖，但红岩村离那山崖有很长一段距离，并不是因虎头岩而得名的。侏罗纪时，重庆是古地中海的边沿，由于地壳运动逐渐突出，地中海退缩，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红色页岩。页岩容易风化，当年红岩村那地方到处都可以见到红色岩石，因此得名红岩嘴，后来雅化为红岩村。如今绿化太好，树木掩映，红岩村里很难看到那红色的岩石了。

虽然“岩”也有山崖的意思，但在现代汉语中其主要含义却是岩石。“崖”虽然也有多义，但主要是指山石或高地陡立的侧面，与重庆的“岩”更切合。用“崖”来代替重庆的“岩”（红岩村除外），可能更适合。从读音上说，“崖”的旧音为 ái，按旧音读，也与重庆人的读音相同，可能并无多大的违拗。

除了行政区划地名之外，其他地名大多都是约定俗成的，大家叫惯了，写惯了，也不必那么认真，更不必一定要去纠正。曾家岩就曾家岩，何必非要写做曾家崖呢？即使要说普通话，洪崖洞就不要说成是“洪 yá 洞”了，说成“洪 ái 洞”岂不更好；虎头岩之类，也不必一定要说成是“虎头 yán”，说成“虎头 ái”，并进行一点解释，是不是更有趣味呢？

（作者为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职工）

二十年出版160余本童话书 四次获冰心奖 她长发如瀑布 她说童话里不是骗人的

□杨小霜

□杨小霜

“可不可以说，你是中国最能写的女人？”
“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”

我的一句玩笑话，让她摇着头连说了三个“不敢”。我知道，她是一个单纯而低调的人，她不喜欢这些带“最”字的光环，只希望在如童话般简单的世界生活。

她叫曾维惠，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初冬，她降生在江津县依山傍水的高牙仙池坝；因为喜欢花，喜欢紫色，还喜欢宗璞的《紫藤萝瀑布》，便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——紫藤萝瀑布（在师范校时曾用笔名“雯君”发表作品），且留有一头如瀑布般的长卷发，所以大家亲切地叫她瀑布或布老师；因为爱孩子，爱阅读，爱写作，在过去的20年中，发表作品2000余篇（首），出版个人著作160余本。

山村小学被窝里的童话

20世纪90年代，曾维惠带着满腔热爱来到了江津师范学校。校园里有一位戴眼镜的老师——黄明超。因为喜欢儿童文学，1990年10月，明超先生在学校里建立了儿童文学社，培养了一批批儿童文学爱好者，童话的光芒照进了曾维惠的世界。

“我很幸运，在明超先生的帮助下，我的童话发表了！”曾维惠回忆：1992年11月，她在《中师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童话《小白兔，采蘑菇》。明超先生捧着曾维惠发表的童话，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般说道：“这篇既是童话又是诗，读来朗朗上口……”明超先生的笑声回荡在校园里……由此，一颗文学的种子，在曾维惠的心底扎根发芽。

毕业后，曾维惠申请到偏远的柏林沙河小学工作。那是一个挂在半山腰的小学，那里没有电话，交通不便，甚至连可以交流写作的朋友都没有……学校里，一些人来了，一些人又走了，她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用饱满的热情给孩子们讲好每一堂课，以昂扬的态度鼓励着孩子们走出大山。

在那艰苦的日子里，冬日时常被冻得双手发紫，因此曾维惠时常坐在被窝里写稿，久而久之，家里的布毯和被套全部都浸满墨水氤氲的痕迹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她大量地阅读并创作儿童作品。寂静的雪夜里开出了幽香的腊梅，与文字相伴的日子里，她觉得十分充实和心安。

她总说：“我是属牛的，我相信自己有牛一样的勤奋，有牛一样的韧性，有牛一样的坚守。”在那段抬头看山低头看水的日子里，她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文学阵地。写绘本，写儿歌、写童话，写小说……

因为足够努力和勤奋，她一面站在三尺讲台上，一面向杂志报纸邮寄稿件。尽管收获的铅字不多，她都会与恩师明超先生分享这些喜悦……

在信中，明超先生给了她鼓励、鞭策、温暖，这让曾维惠备受鼓舞，更加努力地写作。

纯净的童话王国

她的笔下，有活泼可爱的阳光少年，有温馨励志的上进少年，也有伤心忧郁的叛逆少年。通过书中活灵活现的人物塑造，影响了许许多多的青少年，她始终如一，用一颗纯净的心灵为孩子们放歌。

写得多了，发表得多了，很多人便会十分好奇地问她：“你脑子里的故事不会被写完吗？”她总会微笑地回答：“我生活在孩子们的中间啊，他们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灵感啊！”

曾维惠在完成教学任务后，总会从学校图书室里借来许多书给孩子们读，或者是把自己写的童话和小说讲给他们听。她耐心地给孩子们讲作文，讲山里趣事。这些趣事慢慢地被沾上墨汁，爬到方格纸上……每到这个时候，曾维惠便会用信封和邮票，将孩子们的作文寄往远方。当然，岁月带给她的回报也十分丰厚，班里不少孩子先后在《少年先锋报》《语文学习报》《初中生之友》《语文报》《作文指导报》等报刊发表……

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夜，一个书商找到曾维惠，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曾老师，我十分迫切地想找您来写一套校园小说！”书商的话让曾维惠在备受鼓励的同时又有些担忧。书商

见状便说道：“曾老师，只要您愿意写，我可以给您印几十万册，版税您说了算……”

曾维惠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行文多年，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等好事！曾维惠心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而且自己的名气并不是那么大，那么响！

曾维惠问道：“是写哪方面的？”书商见状，立即将某某某出版的书摆在曾维惠的面前说道：“您按照这个写，书准卖到火爆，以您的文笔，绝对要脱销！”

曾维惠拿起书，翻了翻，拒绝了那位书商：“这样的东西，能拿给孩子们读吗？你这不是在害人吗？”在曾维惠看来，这样的书，不能给自己的女儿读，不能给班上的孩子读，就一定不能给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读。

自那以后，更加坚定了曾维惠想要给孩子们一个纯净世界的想法。有首有名的歌里唱道：“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”曾维惠却说：“童话里不是骗人的。我愿意用一颗纯净的心，永远为孩子们写作，为孩子们的成长放歌！”

连续四年问鼎冰心奖

因为勤奋、吃得苦，在过去的20年里，曾维惠发表作品2000余篇（首），出版个人著作160余本，作品更是获奖无数：冰心儿童图书奖（2014年、2015年、2016年连续三届）、2017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。

除了获得一些奖项外，她的作品还入选“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”“国家出版基金项目”“中国童书榜”“国家新闻出版署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”“全国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推荐书目”“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”“优秀畅销书排行榜·总榜”“全国妇联‘书香飘万家’《2022年全国家庭亲子阅读导读书目》”“重庆市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”“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资助签约作品”……

然而，曾维惠的写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她也有过迷茫。

儿童文学在许多人的眼中是小儿科，但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作。在心底，她也曾多次反问过自己：“儿童文学真是小儿科吗？”她在心底回答自己：“我想，是，又不是。”

可能就文章主人公来说，儿童文学写的就是阿猫阿狗，就是一群小屁孩儿的一堆破事儿，这样理解为小儿科也确实没有错。

可在过去，我们不都是孤寂的孩子吗？阿猫、阿狗的快乐和忧愁、小屁孩儿的勇敢和坚强，不都是陪伴着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吗？如此说来，儿童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非同一般。

想明白这些以后，曾维惠一头埋进自己的童话王国，不分昼夜地伏案创作。她主动屏蔽了外界的一些消极看法，认准了通往童话王国的路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坚韧地走下去。她一直秉承着自己的初心，真诚地和孩子沟通，用笔下的文字去治愈和温暖一个个幼小的心灵。

她的作品像黑夜中的一缕光，照亮了艰难岁月，温暖了人间。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该有的同情与关心，这种同情和关心可以理解为爱，这种爱使我们在艰难困苦面前不至于绝望。

我也认为：一位有艺术理想和生活理想的作家，才会写出这样把理想与梦幻、诗意、爱和美感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作品！

（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）

